

施亮◎著

历史是真实的，小说是虚构的。
那么，历史小说就是真实与虚构的某种组合。
或许，真实的却是虚构的，也可能，虚构的恰恰是真实的。

南子的诱惑

中华书局

南子的诱惑

施亮◎著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子的诱惑/施亮著.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7

ISBN 978-7-101-05427-9

I.南… II.施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8566 号

书 名 南子的诱惑

著 者 施 亮

责任编辑 夏文芳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http: //www.zhbc.com.cn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7½ 插页 2 字数 182 千字

印 数 1-6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5427-9/I·747

定 价 18.00 元

自序

历史是真实的。

小说是虚构的。

那么，历史小说就是真实与虚构的某种组合。

或许，真实的却是虚构的。

也可能，虚构的恰恰是真实的。

2002年11月7日

作者简介

施亮 1956年生于北京。1975年东城区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在北京二中任语文教师，后任共青团中央《辅导员》杂志编辑，现为副编审。曾任《社会观察》杂志名誉主编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歌与哭》、《小铁哥们儿》、《黑色念珠》等，长篇纪实文学《教育与思考》，中篇小说《无影人》等，以及短篇小说数十篇，并有散文、随笔陆续发表。散文《忏悔的诗人》获第七届“十月文学奖”。

从根本上讲，每个人都从内心里顺从淫荡，再草率或精致地加上一层道德包装，最终仍旧是寻找自个儿寻欢逐乐的机会……

——《南子的诱惑》

他没有看见大力士被那些兵丁围住，厮杀一场后被砍翻在地，听说秦始皇为泄心头之恨，将他的尸体割成碎片了……

——《博浪沙》

骤然间，阮籍恍然大悟。司马昭要谋篡帝位，政治上已无任何敌手，稍微有点儿担心的是舆论。如今杀嵇康、吕安，是杀鸡给猴看……

——《思旧赋》

他从小资质聪明，十四岁时就写得一手好文章，被称为少年才子。……他与张溥、吴昌时同举乡试。四年，又得会试第一，殿试一甲二名，轰动京师。这时吴伟业才二十二岁，也在同时，他经历了宦海中的第一次风波……

——《夜宿任丘》

猛然，崇祯皇帝把手中青色的宣窑暗龙杯摔在地上，一下子从剑鞘中抽出宝剑，走到他最喜欢的长平公主跟前……

——《朱三太子》

柳如是知道阮大铖与钱谦益的过节很深。阮大铖以前巴结魏忠贤，名列逆案，是阉党的骨干……钱谦益自从在弘光朝廷里当上礼部尚书后，极力与阮大铖交好，甚至为他上书鸣冤。

——《秦淮河上》

李筠的爷爷李煦是曹家亲戚中最早倒霉的一个。雍正一上台，他就被罢了苏州织造。由于应酬宫廷及皇亲国戚，李煦还亏空了三十万两银子，因此被抄家……

——《风筝》

责任编辑：夏文芳

封面设计：刘丽

目 录

自序.....	1
南子的诱惑.....	1
博浪沙	45
思旧赋	65
夜宿任丘.....	109
朱三太子.....	131
秦淮河上.....	173
风筝.....	183
后记.....	232

南子的诱惑

鲁定公十四年，孔仲尼率领着众弟子离开客居半年的卫国，结队赴陈国。路过匡地，在前面驾御马车的弟子颜刻遥遥看见颓败的城墙，举起鞭子说：

“啊，这就是当年战火焚烧的遗迹，至今尚未修复！”

孔仲尼坐在车上问：“可否是阳虎所为？”

“是呀，阳虎率兵血洗匡城，已有一年了，真是残暴无比呀……”

此时，恰有一匡人策马经过，他隐约听他们议论“阳虎”，又模糊耳闻是鲁国口音，尤其孔仲尼身材高大，与阳虎相貌相似，狠狠瞪了他们一眼，飞驰而去。

孔仲尼与众弟子并未注意此事。不知何时，天色黯淡了，上空堆积了灰色云团，带有雨腥味儿的小风溜溜吹来。西边那一脉深黛色的远山，也迅速被乌云遮住，朦朦胧胧地被掩入雨雾之中。

“要下雨啦！”孔仲尼喊一声，“我们是加紧赶路呢，还是进匡城先避一避雨？”

“看来，这场雨不会一刻就停的。我们还是进匡城去避雨吧。”身旁的子路建议道。

众弟子纷纷赞同，大伙齐奔匡城。

他们好像被罩入灰色帐幔中，风冷嗖嗖的，已经落下淅淅沥沥的雨点。快接近城墙，突然，城门打开了，一大片人马涌出。先是一批骑兵飞马袭来，后面跟着黑压压的兵丁从两侧迂回包围，截断了他们的退路。

孔仲尼师徒尚在懵懂之中，那批骑兵已如狂风骤雨席卷近前，其中一名匡人壮汉已经冲到孔仲尼马车前，利剑直刺孔仲尼前胸，孔仲尼本能地一闪，剑刃划破肩胛上的衣服，扎在马车的座位上。这时，子路冲上来，挥舞长戈击落了那汉子手中的青铜剑，杀得他落荒而逃。

经过一番剧烈厮杀，总算击退了这一群凶狠的匡人。可是，数百名持戟握刀的匡人形成一个大包围圈，围困住孔仲尼师徒几十人。夜色阴暗，下起一片绵绵秋雨。孔仲尼师徒退守到一棵大榆树下，紧紧簇拥在一起。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树叶上，地上铺了一层发黄的落叶。远处，可见一摊一摊积水闪闪发亮。匡人们也挤在一起，刀枪碰得叮当作响，高声叫骂吆喝着，又慢慢逼近。

孔仲尼师徒们又冷又饿，湿透的衣服紧贴皮肤，心脏砰砰跳着。雨夜中，他们看不见彼此的脸庞，只能听见细微又急促的呼吸，都攥紧了武器，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。子路拔出佩剑，砍在树干上，忿然道：“我们坐在这儿等死吗？干脆，一鼓作气冲上去，和他们拼了吧！”几个弟子也响应着。

孔仲尼却镇静了，抹了一把脸说：“我们与匡人无冤无仇，他们因何而来呢？也许有误会，不久即当自解。”他唤过颜回，要颜回去探问一番。

萧瑟夜雨中，颜回上前几步，高声对那些匡人们说：“颜回奉老师孔丘之命，特地向诸君说明，我们师徒只是经匡地赴陈国，与诸君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不知为何却兵戎相见，想必是有什么误会吧？”

黑影里蹿出一条高大汉子，怒骂道：“告诉你，阳虎老儿，你休要作态！去年你领兵血洗匡地，欠下的血债就算了吗？如今你是落入我公孙戌的手心，休想逃命啦！”

颜回先是一怔，旋即哈哈大笑，“老师说有误会嘛，就是有了误会！你们认错人啦，这儿哪里有什么阳虎，那位——”他回身介绍，“是我的老师孔丘夫子，我们都是他的弟子。”

那个大汉公孙戌先惊疑咕噜一句：“什么——是孔丘？”又侧身与旁边几个喽罗嘁嘁嚓嚓低语一阵。他回过头蛮横地嚷道：“你休要欺骗我！我问你，你的老师是不是高个子？”

“是的，我的老师是高个儿。”

“再问你，他可是鲁国口音？”

“对呀，众人皆知，老师就是鲁国人嘛！”

“何能如此凑巧，又是高个儿，又是鲁国口音，正是我们亲眼所见阳虎的模样！”公孙戌又怒喝道：“我们认出你阳虎，就必定是阳虎！你们休想蒙混过去，冤有主，债有头，偿还血债的时候到了！”

颜回辩白道：“公孙君，你应该想一想，鲁国的人生来身材高大，高个子的人很多，岂能将他们都认作是阳虎呢？你们确实是认错人啦。”

“我们宁肯认错人，背上杀错人的罪名，也绝不让仇人阳虎逃脱！”公孙戌恨恨地喊一句。后面又是一片杂乱的喧嚣与刀枪撞击声。

颜回摇摇头，叹息一声：“真是不可理喻。”

他转身回到孔夫子与众师兄中间，禀报了刚才那一番交涉。子路忍不住又怒喊几句，众弟子们纷纷嚷着要与公孙戌拼个鱼死网破。

听说匡人们误认自己是阳虎，孔仲尼感到好笑，又很无奈。阳虎原是鲁国相国季平子的家臣，总管其内务。后来，季平子死，他的儿子季桓子接任相国，阳虎企图取而代之，他曾经特意

登门拜访孔仲尼，想拉拢孔夫子为其效力。但是，孔仲尼深深鄙夷阳虎的为人，尤其厌恶此人不忠不孝、专横跋扈的低劣品质，遂故意趁阳虎不在家时回拜他。如此小人，孔夫子避之惟恐不及，匡人们居然会将自己错认成他！孔仲尼甚至隐约感到有些耻辱。我与他的模样儿哪里有一丝相像呢？我是温文尔雅的面孔，他是凶暴狡猾的面庞，无论容貌与气质，都无相同之处嘛。唉，那些无知的匡人，或许由于我与阳虎同操鲁国口音，也就稀里糊涂把我俩认作同一人啦。

“稍安毋躁！”孔仲尼苦笑一下，朝众弟子摆手道：“他们既然不放我们走，围困住了我们，咱们也只好原地休息了，静观其变吧。”以后，他安排几位弟子持械坐守警戒，剩下的人则打盹休息。

渐渐，雨停了。孔仲尼只瞌睡了片刻，心里有事，他担心那几个放哨的弟子也困了，懈怠了守卫，被那些匡人趁机偷袭。他爬起身，背手来回走几步，凝神远望飘着晨雾的茫茫旷野，东方天边已经是淡青色了，还可以朦胧看见不远处匡人甲兵十个一簇，八个一伙，也蜷缩在一起打盹。这个世界真是无比宁静，黑色天空还闪烁着几颗星星。

孔仲尼伫立呆望着，他又瞧那鱼鳞般的灰色云朵被悄悄镶上一道金边，又有一些云团泛成淡红，金边也在蔓延，挨近它的云朵很快被染成桃红，没多久，又被彻底染成了深红。呵，眨眼间，橘红色的旭日一跃而出！顿时，原来暗淡的千里沃野被披上金灿灿的霞光。天空亮了，地面也亮了。

孔夫子此时有一股莫名的激动。野外的纯净空气，绚丽的霞光，朝阳、草丛、树林，还有充满光华的整个世界，使他从心底涌出一种欣喜，一种庄严的使命感。他觉得，自己所做的一切，还有自己的命运——也包括那些突兀的艰险与劫难，正是上天放在自己身上的神圣使命，是命定的，是无法推脱的。

众弟子们都醒来，揉着眼睛起身，纷纷聚集到他的周围。孔

仲尼凝思片刻，眼角现出一簇极深的皱纹，缓缓说：“周公文王死后，他们的精神传统已经延续在我身上。倘若上天想毁灭这种传统，就不该让我们后死者具有继承传统的抱负；上天若不想断绝这传统，匡人们又奈我何！”

众弟子神色肃然，默默颌首。

沉静片刻，子贡指着远处的匡人甲兵们说：“咱们如何对付他们呢？”

孔仲尼意态闲豫，一笑道：“颜回，取琴来，我要弹一首《韶》乐！”

颜回从马车上取下一架乌黑锃亮的古琴，把自己的外衣铺在地上，又将古琴小心翼翼置放上面。孔仲尼盘腿而坐，调好琴弦，安详地弹起琴来。他平时最喜欢两首乐曲，是《韶》和《武》。不过，《武》乐虽然慷慨激越，蓬勃奋发，却不如《韶》乐和谐优美，曲调只是尽美而不尽善。《韶》乐则极为雅致，悦耳动听，音义交融，堪称至美至善。

孔仲尼心里还有一个顾虑，《武》乐歌颂武王伐纣的功德，具有波澜壮阔的气势，他怕会引发此时两军的嗜杀好战之心……

他抚琴弹奏时眉宇舒展，仿佛自己的全部身心完全化入音乐之中，琴声时而如春风拂面、溪水潺潺，时而如朝霞满天、旭日东升……

公孙成及其兵丁们被这优美的琴声迷醉了，有些人甚至放下兵器，抱着双膝，坐在地上傻呆呆地听着。公孙成长吁一口气，自言自语：“也许，他真是孔丘？阳虎是粗野之人，如何能弹出这样的乐曲？”他犹疑再三，决定不再发起攻击，但是也不撤兵，先围困住他们，再派一个探子赴鲁国打听消息。

孔仲尼师徒在匡地被围困了五昼夜，身边带的食物已经吃完，只好剥一些榆树皮充饥，周围的野菜都被采完了。没有水喝，便从树叶集一点儿露水润喉。他们个个面色憔悴，有气无力。子路与几个弟子多次请求，要与匡人决一死战，也比饿死在

这儿强，却总是被孔仲尼摇头否决，因为他厌恶争斗，更何况匡人要比他们多数十倍呢！

颜回、子路等人一趟又一趟到公孙戍他们面前交涉，又都被拒绝。匡人们太恨阳虎了，被凝聚的深仇大恨鼓荡着，宁肯日日陪着一块儿风餐露宿，惟恐仇人狡诈地冒名逃走。他们一心只等派往鲁国的探子回来，才能真正确定被围困者的身份。

恰在此时，卫国的国君卫灵公的使者追上了孔仲尼师徒们，使者对孔仲尼执礼甚恭，完全证明了他们的身份。公孙戍等匡人们方才释去疑虑，乃知误会。他们向孔仲尼谢罪后，撤围而去。

连续被围困五日，人疲马乏，孔仲尼与弟子们商量一下，只好随那位使者再返回卫国。

路过蒲地，孔仲尼师徒本来只想稍作休整，却因蒲人公孙氏欲兴兵作乱，扣留了他们，孔仲尼竭尽心虑才率领众弟子逃脱。

二

又回到卫国都城帝丘，孔仲尼师徒借居于卫国大夫蘧伯玉府中。他们是知心好友，伯玉紧执仲尼的手道：“我早就说过嘛，一动不如一静！在这里应该多住一些日子……回来就好啊！寒舍虽然粗陋，好在我们可以朝夕相处，说一说知心话了！”

伯玉随即高兴地吩咐家臣帮助他们安排住房，安顿车马行李。晚上，他又专门设宴为孔仲尼师徒们洗尘。大堂上灯烛齐燃，鼓乐交作。伯玉在宴会上叙礼已毕，送盞定位。孔仲尼面容黑瘦憔悴，精神委顿，默默无言，显得很抑郁。伯玉知其此行受到很大折磨，连连举卮劝酒。席上珍馐百味，笙歌两行，庖人又奉上美味的羊羔鹿脯。孔仲尼酒酣耳热，渐解愁容，他将在匡地与蒲地受到的凌辱折磨告诉伯玉后，又说：“唉，我这一生总是在困厄奔波之中，也无所谓了。只是……这天下扰攘，遍地烽火，

人心败坏，几时才能恢复周礼呢！”

伯玉饮下卮中美酒，苦笑道：“谁让我们生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呢！有人言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其实诸侯家破人亡，不保社稷又何止此数哇……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”孔仲尼也说，“这时候，礼是什么？是玉帛！乐是什么？是钟鼓啊……”

“还有，是美酒……”伯玉哈哈大笑，又挥手唤仆人再斟大觥。他与孔仲尼心灵相通，都对现实不满，但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能发一些牢骚而已。两人又一饮而尽。他们互相酬酒，宾主尽欢。

这天晚上，孔仲尼不觉大醉卧于席上。

蘧伯玉大夫是卫国的世家贵族，既有政治影响力，又广拥田园财富。蘧府在帝丘也是数一数二的豪宅，虽不及王宫奢华壮丽，却也是雕梁画栋，屋宇轩敞。

孔仲尼醒来，揉一揉发涩的眼皮，才发觉自个儿躺在铺了狼皮的睡榻上，舔一舔干枯的嘴唇，一股酒酸气直堵胸口。他才想起，昨夜酒筵上自己酩酊大醉，借酒意散发心中郁闷，号啕大哭，似乎又俯在席上呕吐，伯玉命仆人将自个儿抬到这间屋子，然后自己就像一坨软泥，沉落到睡眠的深渊了。啊，现在已经日上三竿了。回想到昨日任情使性，他有点儿不好意思。平日，他最反对纵情酒色，认为是许多有为之人走向沦丧堕落深渊的原因之一。可是，还是管不住自己。他抚摩发胀的胸膛，胃里像燃烧起来，一口又一口酸水泛上来，五脏六肺在痉挛。是呀，一个人喝醉酒，可以白昼变成黑夜，现实变成梦境，痛苦变成快乐，孤寂变成喧嚣，甚至可以毁灭一个世界，再创造一个世界。一个朦胧模糊的世界，一个充满幽灵的世界，最后是一个什么都沉溺的世界。

他连着打了两个酸酸的酒隔。兀地又想起，昨日自己俯地呕吐，好像将伯玉家铺地的席子也弄脏了，一些秽物还溅到了伯

玉身上。他感到内疚，为什么约束不了自己，竟然不顾礼法，丧失理智，喝得酩酊大醉？唉，或许自己太累了，那是一种精神上的疲惫，一个人被消蚀得太过分了，被压抑得也太过分了，浑身上下再没有了力气，也没有了抗争残酷现实的勇气。这些年，他领着弟子们游学啊，奔走啊，宣扬礼法呀，鼓吹仁政呀，可得来的是什么？是讥嘲，是冷笑，是困厄，是残酷无情的打击。可能这些都无所谓，但是，再回首仔细看看，却发现只剩下一个空虚的人生，一场噩梦而已！那么，在这个暴风雨的时代里，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到底算什么呢？一缕青烟、一段故事、一片空漠、甚至还可能是一个笑话啊。

他傻怔怔又望着睡榻旁边那一面屏风，大概是伯玉担心仆人们走进房间打扰他而特意设置的。他注视屏风上翩翩起舞的仕女，线条虽然简略，笔意却甚为潇洒，那几个仕女像一缕云彩朝自个儿飘来。唉，自己已接近老年了，逝者如斯夫！逝去的韶华，连绵的往事，那些是飘走的云缕，以后的生活呢，则是飘来的云缕。云彩、太阳、星光、月亮，既是记忆又是生活，是绵延不息的生活。自己说不定也要变成一缕浮云，最好是带着芬芳酒气的浮云，飘，飘。

孔仲尼从睡榻上起身，赤脚站到铺地的席子上，伸一个懒腰。

孔仲尼乘车去卫国王宫，拜会卫灵公。

这是第三次见卫灵公了。去年，孔仲尼从鲁国来卫国时，借住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。卫灵公早闻孔仲尼盛名，也有重用他的意思，问他在鲁国时是多少俸禄。仲尼答，是奉粟六万。卫灵公决定也给同样的俸禄，可谓待遇优厚。但是，卫灵公老迈昏愤，身旁又围了一群佞臣，他们惟恐孔仲尼及其弟子们在卫国执政，影响自己的政治利益，便日日在卫灵公的耳旁聒噪进谗言。卫灵公性格懦弱，也就搁置了任用孔夫子的想法。他又怕孔仲